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12) 05-0740-05

从处所宾语看趋向动词与趋向结构

单宝顺

(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传统语法对趋向动词的界定存在对内不一致、对外不排他的缺陷,趋向动词和趋向结构与处所宾语密切相关,以此为角度,重新界定趋向动词和趋向结构的外延和内涵。认为传统的趋向动词外延过窄,而趋向补语也存在着两类不同的结构。最后,根据处所宾语的语义性质对趋向动词和趋向结构进行了分类,发现了处所宾语的语义类别和处所性存在联系。

关键词: 趋向动词; 处所宾语; 趋向结构

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识码:** A

0 引言

传统语法对趋向动词的界定存在对内不一致、对外不排他的缺陷,笔者认为趋向动词和趋向结构与处所宾语密切相关,以此为角度,重新界定趋向动词和结构的外延和内涵。

1 趋向动词和趋向结构的界定

在传统语法中,趋向动词指可以和动词组成动趋结构,意义上表示“方向”或“趋势”的动词,一般认为有 27 个,如表 1。

表 1 趋向动词

单纯的	“来”类复合	“去”类复合
上	上来	上去
下	下来	下去
进	进来	进去
出	出来	出去
回	回来	回去
过	过来	过去
起	起来	
开	开来	
到	到……来	到……去

这里所举的 27 个趋向动词(刘月华还认为存在

“开去”^[1])除了单音节的可以判定为“词”之外,其他趋向动词的成词资格都是值得怀疑的。“来/去”前大多可以插进宾语,“到……来/去”,甚至必须插进宾语。这不符合词内部结构结合紧密的特征。此外,“开来”等必须附着于动词才能存在,不具有实词的独立特征。

换一个角度,如果说“拿开”中“开”表示的是一种趋向意义,那么“拿走”“剥离”“输入”等词语中“走”“离”“入”是不是表示“趋向”意义呢? 也就是说,“趋向动词”也不具有对外的排他性。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走”“离”“入”等不能和“来/去”组合后做其他动词的趋向补语。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必须要和“来/去”组合后做趋向补语的词才是趋向动词,而且“起”“开”两个词也不能和“去”组合,仍然被看作是趋向动词。

综上,传统的趋向动词内部不具有一致性,双音节词语的成词资格值得怀疑;而对外又没有排他性,不能排除其他一些表示趋向的词语。

传统的趋向动词实际上是趋向补语(“离”“入”等意义比较实在,一般认为是结果补语)。

笔者认为,趋向动词可以从意义和语法两个方面去定义:

a) 意义上单纯表示存在或位移,而不表示具体

的动作,并在认知上凸显某一处所。

“趋向”“处所”等都是空间范畴下的概念,具有天然的联系,而在空间表达系统中,“存在”和“位移”是静态和动态的两种表达方式,两者不可或缺。因此,在“空间系统”的观照下,理应在意义上将这四个概念结合起来。

同时,趋向动词不同于一般动词,后者表示的是具体的动作,如“跑”“跳”等,尽管动作往往也意味着位移,但这种位移往往不是认知中所必然要凸显的,因为人们关注动作本身远胜于关注位移,而趋向动词则是单纯地表示位移或存在,因此在认知上是必然要凸显处所的,否则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

b) 语法上可以带处所宾语,也常常和其他动词组成趋向结构,该结构也常常能够带处所宾语。

趋向动词常常做趋向补语,而带趋向补语的动词性结构也可以带处所宾语,条件是其中的趋向动词要保持动词的特性,而不仅仅是表示趋向。

如“下”做趋向补语有两种情况。一是“走下”类,在这一类中,前面的动词和后面的趋向动词在意义上都具有位移性,在意义上“走下台阶”和“下了台阶”差别不大,即“下”虽然处于补语位置,但在语义上的地位并不弱于中心词“走”。这一类结构一般都可以带处所宾语,如“步下”“跑下”“溜下”等。实际上,这一类结构如果单从意义上看,甚至可以认为“下”才是核心动词,而“跑”“溜”等是“下”的一种方式,语义上接近方式状语。二是“放下”类,这一类的语义重心在前,“放”才是语义重心所在,而“下”仅仅表示一种趋向,失去了其自身的位移意义,这一类结构一般不能带处所宾语,如“抛下”“扔下”“丢下”等。

如果换用“来”“去”的例子,上述两种情况的差别将更为明显。以“来”为例,如果“来”在“V来”结构中保留了自身位移特征,处于语义的中心地位,那么其带处所宾语所形成的句式应该是“V来+处所”,如:

(1)他一心想设计出新型的中国战机,专程跑来北京……

(2)王府井是举国闻名的老字号,在京城黄金旺地发展,为什么跑来广州呢?

以上两例出自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本文语料除部分自拟外,均出自该语料库。

这两例中“来”都保留了自身的位移特征,是核心动词,其后的宾语成分只能是表示终点的处所成分。

而如果“来”结构没有保留自身的位移特征,而

只表示趋向,失去了语义重心的地位的话,那么带处所宾语所形成的句式应该是“V+处所+来”句式。如:

(3)他不远万里,只身一人跑北京来看你,你却无动于衷。

(4)大家正说话,只见一个人气喘吁吁地跑进屋子里来。

这里的“来”在语义上已经丧失了自身的位移特征,但还保留方向性。其常常和一个趋向结构组合成更大的结构(3 可以视为脱落了“到”),此时处所宾语的性质由趋向结构决定,而与“来”无关。如“跑进屋子来”是带终点处所成分,而“跑出屋子来”则是带起点处所成分。

可见,趋向补语内部并不等值,其中一部分趋向动词意义比较实在,按照传统分法似乎归为结果补语更合适;而另一部分趋向动词意义比较虚化,是真正意义上的趋向补语。

综上,本文所界定的趋向动词有表示存在的“在”、表示位移的“上”“离”“入”“出”“来”等。

2 趋向动词与处所宾语

趋向动词在语法上的典型特点是可以带典型的处所宾语。关于处所宾语,实际上是各家都在回避的一个问题,各家大多从自己的核心思想出发,或者肯定或部分肯定处所宾语的存在,或者否认处所宾语的存在。而不论是肯定者还是否定者,都并没有说出充分的理由。如大多现代汉语教材都会列有“处所宾语”这样一个分类,但大多所举的例证都为“吃食堂”类结构。而这类结构的宾语的处所性是值得怀疑的。再如“来/去+处所”结构,有的著作认为“来”“去”是不及物动词,也就否认了其后续处所成分的宾语资格。持这种观点的人多认为只有受事成分和结果成分才是真正的宾语,而处所在语义上就是不具有宾语资格的。如汤廷池认为“来”“去”这类的动词“很像不及物动词”^[2]。而黎锦熙则认为“来”“去”类动词后面的处所成分“很像是宾语”^[3],朱德熙则明确指出“来”“去”后面可以带狭义的处所名词做宾语,也就等于承认了处所宾语的地位^[4]。自朱德熙以后,更多的著作承认存在处所宾语,但对具体的所指则存在争议,相比较而言,“趋向动词+处所”结构,是争议较小的一类,多认为其处所成分属于宾语范畴。

笔者认为,“趋向动词+处所”结构不仅仅属于处所宾语结构,而且还是典型的处所宾语结构。因

为从结构关系上看,“趋向动词+处所”结构保留着典型的动宾关系特征。

a) 部分“趋向动词+处所”结构中的处所成分可以有条件地变为把字句。如:

(5)你先把这座桥过了再说。

如果按照现代汉语的常规语法,那么基本上只有“过”才能变换成把字句。但如果在特殊的语体中,比方说韵文或者是标题中,几乎所有的趋向动词都可以转换成把字句。如:

(6)频频打胎,老娘老婆双双把家离。

这说明“趋向动词+处所”结构中的处所成分具有一定程度的受事性。

b) 当趋向动词和其他动词组成动趋(动结)结构后,其后的处所成分仍然能做整个结构的处所宾语。这符合王红旗、郭锐提出的“VC”结构“合价”原则^[5-6]。如:

(7)他进了屋子。

(8)他走进了屋子。

这说明“处所成分”是“趋向动词”的宾论元,因为补语动词的可有论元和主论元都不参与“合价”。

c) “趋向动词+处所”结构中的处所成分可以提前做话题。如:

(9)这个地方我们好像来过。

(10)北京我都去过三次了。

能够提前做话题而不需介词引介,说明处所成分和趋向动词具有潜在的支配关系,否则句法位置的变动会引起全句意义的变化。

d) “趋向动词+处所”结构中的处所成分可以被“的”字结构转指。如:

(11)我去过的(北京)和你去过的(北京)怎么不一样。

(12)我要回的是我奶奶家,不是自己家。

这一点也可以理解成处所成分是趋向动词的必有论元,那么当处所成分省略,则听话人在理解上倾向于自动补出。如:

(13)a 明天谁去颐和园?

b 我去(颐和园)!

e) “趋向动词+处所”结构中的处所成分的常规位置就是处于动词之后,且无介词引介。一般不能被介词引介而提前做状语或添加介词,否则句子不成立或意义发生变化。如:

(14)你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15)*你什么时候往/向/朝北京来的。

(16)*你什么时候来于北京的。

这一点说明在语法上,处所成分也是趋向动词的配价成分,是其必有论元。

f) “趋向动词+处所”结构中的处所成分可以被单独提问。如:

(17)a 你去哪儿?

b 我去学校。

能够被单独提问,说明整个结构不具有熟语性,其是具有较强类推性质的常规结构。而非如邢福义所言,处所成分只能做非常规宾语,即代体宾语^[7]。如“吃食堂”中的“食堂”就不能被单独提问。

基于以上六点,“趋向动词+处所”结构体现出了明显的动宾关系,应该被视为动宾结构,即处所成分是宾语性成分。

当然,相对于受事性成分和结果性成分而言,处所的宾语性并不典型。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来。

a) 从构式上看,典型的动宾关系应该是支配关系,而“趋向动词+处所”结构的支配性则很弱。

b) 支配性弱带来的语法限制是不能或难以变换成把字句和被字句。

c) 宾语可以被单独提问,但是趋向动词却一般不能被单独提问。

d) 趋向动词一般不能带“着”“起来”“下去”等时间性强的动态助词。

3 趋向动词与趋向结构的类别

趋向动词的内部并不是一个匀质的类,其内部成员并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各有各的个性所在,可以通过语法、语义等多方面表现出来,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别。

趋向动词的分类主要是依据认知结构中凸显的处所成分的性质。趋向动词在认知上凸显的处所成分可以是起点处所、途点处所、终点处所或是存在处所,相应地趋向动词可以分为五类。

a) 凸显起点处所成分的趋向动词

如“离”“出”等,其宾语要求是表示“客体”的起点处所的名词性成分。

b) 凸显途点处所成分的趋向动词

如“过”等,其宾语要求是表示“客体”的途点处所的名词性成分。

c) 凸显终点处所成分的趋向动词

如“到”“上”“回”“往”“来”“去”“入”“进”等,其宾语要求是表示“客体”的终点处所的名词性成分。

d) 凸显存在处所成分的趋向动词

如“在”等,其宾语要求是表示“客体”的存在处所的名词性成分。

e) 既凸显起点处所成分又凸显终点处所成分的趋向动词。

如“下”等,其宾语要求是表示“客体”的起点处所或终点处所的名词性成分。

需要注意的是,“下”的这两种语法特征并不等值,其主要凸显的还是终点处所成分。这表现在当处所性强的词语做“下”的宾语的时候,其只能表示终点处所,而不能表示起点处所。如:

(18a) 烟花三月下扬州。

(18b) 下台阶上(等我)。

相反,当“下”后的宾语处所性较弱时,其倾向于理解为起点处所,而不倾向于理解为终点处所。如:

(18c) 下台阶(要小心)。

又如“下山”“下楼”“下网”“下马”等。

对比(18b)和(18c)就会明显地发现这个规律,被处所化了的“台阶上”只能理解为终点处所,而没有被处所化的“台阶”则倾向于理解成起点处所。

一般来说,前者没有例外,而后者存在例外,如“下水”“下海”“下锅”都不表示起点处所。这样,“下X”结构,当“X”没有被处所化时,可能会产生歧义,如“下船”既可以表示“从船上下来”,也可以表示“下到船上去”。

从另一个角度看,“下”后面带终点处所宾语比较自由,而带起点处所宾语则要受到种种限制。表现为“下+起点处所”结构常常具有一定的熟语性,其宾语表现出不自由的特征,如不能随意扩展,受形容词、数量结构、指示结构等修饰。如下列句子都不太合法:

(19) * 下峨眉山。

(20) * 下七号楼。

(21) * 下这匹马。

至少要在“下”后附着动态助词“了”才显得更为通顺。“下+起点处所”的受限性,也说明了“下+终点处所”才是常规组合。

但当“下”进入到趋向结构中时,“下”的方向性意义要完全地保留,因此要求位移一定具有“向下”的方向性。但从客观世界来看,向下位移的终点处所一般都没有一个名称,所以从实际的语句来看,“下”类趋向结构带终点处所宾语的情况非常少,如:

(22) 我们走下地下通道,边走边说。

(23) 他如同发疯一般跳下了河。

因此,受客观世界的限制,“下”类趋向结构带起

点处所宾语反而更为常见。

按照趋向动词或趋向结构后宾语和方位词的组配关系,还可以把趋向动词或趋向结构分为以下几类。

a) 所带的事物性宾语成分必须和方位词组配的趋向动词或趋向结构。

这样的趋向动词或趋向结构有:到、在、回、进、往、来、去、入,“到”类趋向结构、“在”类趋向结构、“往”类趋向结构、“进”类趋向结构、“回”类趋向结构、“入”类趋向结构、“来”类趋向结构、“去”类趋向结构等。

b) 所带的事物性宾语成分不能和方位词组配的趋向动词或趋向结构。

这样的趋向动词或趋向结构有:出、离、过,“出”类趋向结构、“离”类趋向结构、“过”类趋向结构、“上”类趋向结构、“下”类趋向结构等。

c) 所带的事物性宾语成分可和方位词组配也可以不组配的趋向动词或趋向结构。

这样的趋向动词或趋向结构有:上、下等。

可以看出,除了“上”“下”两个趋向动词和相应的两类趋向结构分属不同的类别外,其余的趋向动词都和相对应的趋向结构同类。

如前所述,趋向动词及趋向结构的分类可以用表 2 表示出来。

表 2 趋向动词及趋向结构的分类

意义	排斥方位词	必带方位词	可忽略方位词
凸显起点处所	出、离,“出”类趋向结构、“离”类趋向结构、“下”类趋向结构	到、回、进、往、来、去、入,“到”类趋向结构、“往”类趋向结构、“进”类趋向结构、“回”类趋向结构、“入”类趋向结构、“在”类趋向结构、“来”类趋向结构、“去”类趋向结构	下
凸显终点处所	“上”类趋向结构、“下”类趋向结构		上、下
凸显途点处所	过,“过”类趋向结构		
凸显原点处所		在,“在”类趋向结构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如果不计“上”“下”及相应的趋向结构,其余的类别呈互补的分布态势,即凸显

“途点处所”和“起点处所”的趋向动词及趋向结构都排斥方位词;而凸显“终点处所”和“原点处所”的趋向动词及趋向结构则都必带方位词。

如果不计“上”“下”及相应的趋向结构,可以看出,凸显终点处所和原点处所的结构所组成的动宾结构才是最典型的“处所宾语”结构,因为要求宾语的处所性较强,弱处所性名词不能进入到宾语位置。而凸显途点和起点处所的结构所组成的动宾结构则更接近受事宾语。因为其宾语必须由事物性强的名词充任,而且在变换成被字句、把字句等句式时更加自由。

之所以“途点处所”成分可以由事物性名词充当,是由其自身的特性决定的。

首先,“途点处所”成分具有整体性。“存在处所”“原点处所”“终点处所”实际上都可以看做是“存在处所”,因为所谓的“原点处所”实际上指的是动作(位移)未发生以前客体存在的处所,而“终点处所”实际上指的是动作(位移)结束之后客体存在的处所。所以,从本质上讲,三者具有共通性,即都可以看做“存在”,而与具体的位移无关。而表示“存在”时,“客体”和“参照物”要具有某种空间方位关系,这种空间方位关系要通过方位词来表现出来,如“桌子上”“屋子里”“地板下”等。一般来说,这种空间方位关系可以分为三类,即内部空间方位关系,如“屋子里”;外部空间方位关系,如“桌子上”;广延空间方位关系,如“桌子上方”。而无论是哪种空间方位关系,作为“参照物”都不是整体参与其中的。如“桌子上”实际上只凸显了“桌面”的部分,“屋子里”实际上凸显的是作为边界的四壁等。总之,“存在”更看重的是“客体”和“参照物”之间的空间承载关系,而“途点”则不同,其强调的是“参照物”整体处于“客体”的位移过程之中,或者说是“客体”以某种运动方式超过了整个“参照物”,无论如何理解,“参照物”都只能以整体的状态出现,否则就不能成为“途点”,说“穿过走廊”就一定是“穿过”了整条走廊,而不可能是半条。这就是“途点处所”的整体性。

其次,“途点处所”成分具有受事性。“途点处所”成分的受事性可以看做是“整体性”的一个延伸。在一个动宾结构中,宾语名词的整体性越高,其受事性也越强。如“把水喝了”中的“水”的受事性比“喝水了”中的“水”的受事性要强,因为其是一个有标记的成分(“把”在这里可以看作是一个受事性标记)。而同时,“把水喝了”中的“水”的整体性也比“喝水了”中的“水”要强,前者表示“喝光了所有的水”的意

思,而后者则只表示“喝的是水”。

正因为“途点处所”具有较强的受事性,所以和“途点处所”搭配的趋向动词“过”是唯一具有把字句用法的趋向动词。

第三,如前所述,“途点处所”并不强调“客体”与“参照物”的空间承载关系,而只强调“客体”超过了“参照物”。换句话说,“客体”和“参照物”的空间关系是不被关注的。如“过了医院就是教堂”这样的句子,只强调要“超过”医院,而具体是从医院的哪个空间超过则不被关注,可以是“穿过”,即从前门进去后门出来,也可以是“绕过”,即从医院旁边经过,也可以是“越过”,即从医院上空经过。总之,无论那种情况都是允许的,其是不被关注的。因此,“途点处所”是不必要(也不能)使用方位词的,换句话说,其不必要(也不能)被处所化,而具有较强的事物性。

4 小 结

传统语法对趋向动词的分类存在一些问题,使得趋向动词这一类别对内不具有普遍性,对外也不具有排他性。笔者认为,“趋向”是空间范畴中的概念,因此应该从空间范畴的表达入手,将“处所”、“位移”(包括静态位移和动态位移)等等概念与“趋向”结合起来,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确定趋向动词的意义和语法功能,对趋向动词作出新的界定和阐释。

虽然同属“空间”这一范畴,在客观世界中具有一致性。但语言世界并不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写照,而是包含了人的认知视野的。因此,不同类型的“处所”或者说是“位移”的性质,在语言中往往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反映在趋向动词上就造成了不同的小类。

参考文献:

- [1] 刘月华. 趋向补语通释[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8.
- [2] 汤廷池. “来”和“去”的意义和用法[G]//国语语法研究论集.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78.
- [3] 黎锦熙. 新著国语文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24.
- [4]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5] 王红旗. 动趋式述补结构配价研究[J]. 语言研究, 1999(1): 142-152.
- [6] 郭 锐. 述结式的配价结构与成分的整合[G]//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 [7] 邢福义. 汉语里宾语带入现象之观察[J]. 世界汉语教学, 1991(2): 76-84.

On the Social Exclusion of Parolee’s Lab Market
in Community Correction

JIN Bi-hua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Parolees form a special group in community correction during the time of Chinese judicial reform.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parolees face dual social exclusion upon returning to society, including inside and outside the lab market system. Parolees have difficulties adapting to social change after long-term imprisonment and obtaining equal treatment in the lab market because of the interruption in socialization. “Criminals are also human beings who should enjoy the dignity of people.” The country, government, and community have to take positive measures to seek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ocial tolerance to solve this problem faced by parolees.

Key words: community correction; parolee; lab market; social exclusion

(责任编辑: 马春晓)

(上接第 744 页)

O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Directional Verb and the Directional
Phrase According to the locative Object

SHAN Bao-shun

(School of Culture and Media,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grammar rule for the directional verb has some unexclusive flaws and discrepanci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directional verb and the directional phras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ocative object. We can define the extension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directional verb and the directional phrase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directional complement has two different types. According to the locative object, we can determin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emantic types and locative property.

Key words: directional verb; locative object; directional phrase

(责任编辑: 马春晓)